



“熬”出境界

高丽燕

“熬”是一个形声字，从火，从敖，“敖”表声，“灬”表义，表示用火久煮。“熬”的本义是用文火长时间地煮。

由此看来，“熬”这个字最早与饮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日常生活中，如若留意一些就不难发现，“熬”不单与饮食相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苦日子熬到头了”，意味着苦尽甘来；“又熬过了一个坎”，意味着又战胜了一重困难。熬，慢慢琢磨，意韵深远。

“熬”，重在强调“久”。久是什么，是时间很长，有些时候，甚至长得让人等不到、盼不到。“熬”，变成了一种“煎熬”。用上这个词的时候，多是人的处境不如意、不顺畅、不痛快的时候。阻碍的出现，困难的羁绊，失落的打扰，痛

春花夏草，秋风冬雪，四季之盼，都是生命中一期一会的美好。

在李渔的眼里，时令万物不仅各有其美，且有性情脾气，比如雨有肥瘠，比如花懂戒惧；蟹为一“命”，可以为它倾家荡产；稻米饭的香气，粗朴让人欢喜；秋海棠，是女子的断肠泪……万物的精微与别致，只能被有趣的心感觉到，被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看见。

李渔，不是闲极无聊的人。生于明清换代、兵荒马乱之际的他，一大家子50口人，全靠他的一支笔讨生活。他写剧本、写畅销书，作曲填词，出书，卖书，带着家庭小戏班跑江湖，搞园林设计，忙得一塌糊涂。

但是，他从烦冗琐事的一丝间隙里，生出了闲情和诗意；他将现世生活发酵成一缕精致情趣。

秋季，被李渔看作本“命”季。螃蟹未上市，他就开始储资以待，自呼“买命钱”。自蟹上市到断市，他家四十九只大缸始终装满螃蟹，并用鸡蛋白饲养催肥。他一日不食蟹便觉虚度，干脆将九

苦的纠结，让人无法逃避，无法摆脱，无法解除，无法化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熬”。这一切熬过去，就好了。就像季节，熬过了漫长的寒冬，就等来了冰融雪化，春暖花开。就像夜晚，熬过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就等来了旭日东升，光芒万丈。

“熬”，是用文火长时间地煮。所谓“文火”，与“武火”相对，后者性格暴烈如武将，一言不合就刀光剑影，不给人丁点儿回旋的余地、喘息的机会。熬，需要的是文火，不大不小，不疾不徐，不紧不慢，从容坦然。面对釜中的种种食材，任你是豆腐青菜和粉条，还是鸡鸭鱼肉和海鲜，用时间与耐心与之细细碎碎地缠，熬着熬着，层次就出来了，味道就出来了，精髓就出来了，境界也就出

来了。

熬，要舍得花时间。一锅好粥，一锅好汤，靠的都是熬的功夫，都是时间的耐力所成。相比较于一夜成名，转身逆袭的光鲜，舍了很多时间熬出来的成功才更有韧性，更有韧劲，更能经得起摔打，扛得住风雨。

熬，要经得起考验。火考验着每一粒粮食，每一种食材。火，也考验着每一个生命，每一种人生。扛得住火的炙烤，食材就从生涩走向成熟，从僵硬走向柔软，从干瘪走向饱满，从无滋无味走向滋味万千。扛得住火的炙烤，人，便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浮躁走向沉稳，从犹疑走向坚定，从单薄走向丰厚，从浅薄走向深邃，从狭隘走向广阔，从无知走向智慧……

四季李渔

米丽宏

则无论寒奥晦明，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李渔的意思，懂了退一步，便学会了“乐”之迂回术。在冬天，李渔还有白菜略作烹食之乐：“其杰出者则数黄芽，每株大者可数斤，食之可忘肉味。”他喜欢大白菜的芳酸松脆，蔬食之本味、淡味、鲜味，是他浓郁情趣的上好底子。

夏季之荷，在李渔，不是精神上那一缕虚幻。它可赏，可吃，可鼻，可用。从嫩叶出水，到蒂下生蓬，蓬中结实，“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枯荷叶，用来包装，枯荷梗，用来居室点缀，真是“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

报春的水仙与兰，也是李渔一“命”。李渔安家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南京是水仙的培育地。一个

熬，是一种沉默的坚持，是一种笃定的坚守，是一种炙热的历练，是一种能量的积蓄。时长日久，小流成大河，滴水能穿石，熬可出境界。当然，熬，也有原则和底线，有“准则”和“法度”。熬的过程，需要阳光的心态，需要积极的思维，需要正能量的态度和想法。

熬，表面上是无奈，骨子里却是坚韧；看上去是退守，实际上却是进取。熬，是人生的一种智慧。世间非凡的业绩，了不起的功勋，羡慕旁人的优秀与卓越，无一不是熬出来的。那些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每一粒种子的煎熬，是无数滴泪水的煎熬。

人的一生，需要慢慢走，去欣赏；也需要慢慢熬，去品尝。

春节，李渔穷得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家人只得将耳环、发簪典当换钱，买来水仙，给他过个欢喜年。李渔爱水仙的清姿媚态，也敬佩为水仙命名的人，他说如若见到，定要跪拜。

春日可出游，出游宜喧嚷。在李渔看来，春日属“不求畅而自畅”的青春之季。该闭藏时闭藏，该宣畅时，自然要宣畅。

春笋之鲜，断不可错过。“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怎么，你不信吗？“将笋肉齐烹，合盛一簋，人止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据说笋心尤美，肉质就像梨子或嫩荸荠，清、鲜、淡。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扑打面额。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我想，这句诗的作者跟李渔，灵魂定然是相通的，心底都拥有一份化不开的浓情。那种情愫无关文艺、小资，无关敏感、优雅，那是一种生命的浓烈度，是对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别致解读。

苦瓜至味

钟芳

苦瓜，是一种很独特的果蔬，因其味苦而得名，有“苦味之冠”之称。一片苦瓜入口，慢慢咀嚼，肉质脆嫩，其素淡的芳香和苦尽甘来的滋味让人有渐入佳境之感。

读过作家林清玄的一篇短文，说的是关于苦瓜的故事：有一群弟子要去朝圣，师父拿出一个苦瓜，让弟子们随身带着。回来以后，弟子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当作晚餐。师父吃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弟子们听了，好像悟到了什么。苦瓜最本质的味道是苦，不会因朝圣而改变。真正懂得它的人都知道，那一丝丝特殊的苦味其实也是人生一味。对世人而言，大多数的生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艰难险阻，不必因不平而泄气，也不必因困苦而烦恼，只要勇敢地接受挑战，迎着困苦前行，就会挣脱困境的束缚，迎来光明的前景。

汪曾祺在《五味》里写道：“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明末清初，中国画坛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石涛，曾自称“苦瓜和尚”，他的著名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山水画创作与自然的关系、笔墨运用的规律及山川林木等表现方法，“扬州八怪”和现代大写意花鸟画都受到他的影响。据说他餐餐不离苦瓜，甚至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很难想象，一个人对于某种食物的喜好，可以达到这种痴迷的程度。

其实，石涛内心苦甚。他原名朱若极，是明皇室后裔，明亡时他才3岁。后来，他削发成为与青灯黄卷为伴的苦行头陀。他经常把整个身心都融于山水之间，几达物我两忘之境。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养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与苦瓜同命相怜，故寄情苦瓜，把苦瓜作为自己的精神殿堂。他的画作中有一种清秀奇险的独特风格，笔墨中包含着淡淡的苦涩，耐人寻味。他在《苦瓜图》中自题：“这个苦瓜老涛就吃了一生，风雨数十日，香焚苦茗”。内府纸计四片，自市不易得也，且看何人消受。”也许，对他来说，吃苦瓜是一种修行，除了禅意外，还寄托着一种故国之思。

苦瓜的苦，与众不同，它是洁身自好的苦，苦得纯粹，苦得清灵，不会把自身的苦味传染给别的菜，这种“不传己苦与他物”的特点，使其得了“君子菜”的雅号。清代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评价苦瓜道：“杂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其性属火，以寒为体，以热为用，其皮其好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中医认为，苦瓜味苦性寒，是消暑涤热、明目解毒的天然药方，“良药苦口”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遍尝酸甜苦辣咸，味道不同，情趣各异。苦，也是人生况味之一，唯有坦然面对沉浮，才能从苦中得到养分，品出甘甜，让生命散发出无限的芳香。

致奋斗者

石林

总有一种种精彩让世界瞩目 总有一张张笑脸在人们的面前呈现 总有一抹亮丽在人们的面前耀眼 总有一首歌久久浸润人们的心田	回首百年 一路走来 是你们以吃苦为乐 创新为荣 传承爱的奉献 是你们舍小家为大家 进而有为 不负韶华 倾泻的汗水是珍珠是碧玉是琥珀 ——奋斗 生生不息
是你们种下的每一株禾苗 是你们拔除的每一株杂草 是你们干净了每一条街衢 是你们畅通了每一条线路	一起向未来 说不尽 道不够 你们笃行不息人间佳话 数不清 数不完 你们奔腾不息的传奇世界
是你们让祝融探火 羲和逐日 蛟龙探海 墨子传信 天宫遨游 嫦娥飞天……	致敬你 ——奋斗者 新时代的答卷 由你们倾情书写
是你们把青春写满大地 是你们把梦想挂在云端	致敬你 ——奋斗者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将在你们手中实现

你好，夏天

吕会香

总有 一份美丽的遇见 以热烈的方式改写五月 不管春天如何继续	在柳荫里聆听蝉鸣 在池塘边看荷花随风翩跹
来不及 捡拾紫藤零落一地的思念 夏天已伫立在日历一角 笑容亲切而又灿烂	你好，夏天 是不是我又可以 在一片蛙声中寻找古意 在一场雷雨守望彩虹霞满天
你好，夏天 是不是我又可以	你好，夏天 我多想掬一捧月光 在一个微风的夜晚 和你一起坐在麦子飘香的四田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山雾之恋

陆冠京摄

玩泥巴

林兴明

玩泥巴太好了
没有人能左右你捏什么
或者不捏什么
任你打开想象的大门

捏一间房子，配上一方土炕
炕沿长的枕头上睡着一家人
捏得太好了，连呼噜声
都能捏得很有意思

一圈一圈地各自独立，又相互混淆
捏些动物
有身边的牛羊驴猪猫狗鸡鸭鹅
也有天上飞的麻雀喜鹊布谷

还有那想象中的鲲鹏，虽然没见过
但知道它长着很大的一双翅膀
所以，翅膀捏得比鸟本身还要大
捏一头牛

让它拉上一挂装满粮食的车
捏一挂大马车
车上坐着最美的新娘
捏一条宽敞的大马路
朝着梦的方向

玩泥巴太好了
让我懂得了黄土的温顺，还有
梦是可以放飞的

南沟记忆

刘富宏

就是在南沟的沟坡上、树行里、杏树下、土台畔、崖沟旁，垒院落，搭房子，圈地片，做活计，演示大人们的田园农事和居家生活，在土地上变着法儿地折腾。记得每逢下雨的天气，天一放晴，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南沟的树行里采蘑菇。当然南沟的地界并不大，收获自然也很小。但我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去采蘑菇，而是为了去寻找马皮袍。我不知道马皮袍是不是蘑菇的一种，只知道它不能吃。它是一个圆圈的坨蛋，大的小的不等，有时候运气好就可碰到一个。采到了马皮袍如获至宝，我们高兴地把它拿回家里，不无得意与炫耀，然后放在门口上让它阴干。等干了之后，里边全是灰灰的面面，就找一张什么纸把它包起来藏好。如果有谁在干活中、玩耍时蹭破了皮肤血流不止，就赶快拿出马皮袍，倒出灰面面敷在伤口上，血立马会止住。所以蘑菇采到采不到无所谓，我们只是好奇地想遇见马皮袍，采到它就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大有意义的事。

我是在南沟里目睹了青蛙和蛤蟆的全部的成长过程的。冬天里，我们一

南沟是个什么地方？南沟里有什么？南沟是我家门前的一道沟。走出我家街门，下几级台阶，顺着一条“2”字形坡路走下去，就是南沟。

南沟里有清泉，在绿草地上，掩盖在绿草下。泉水非常清澈，清澈得能数得清泉水里的草。青蛙和蝌蚪在泉水里散步，蜻蜓和蝴蝶在草上上翻飞。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蓝色的……许多不知名的小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绿草中，鲜艳夺目。南沟的沟底是一片湿地，看上去像是绿毯，走上去却是沼泽，不知道的人往往上当。

南沟里有树，有杨树、柳树、杏树、榆树，高高低低，错落落落，参差不齐，但都生长在南面的沟坡上，树密得能藏住人。北面的沟口上有三棵大柳树，最粗的一棵大概需要两个人合抱。三棵柳树树冠庞大，枝条茂密，浓荫罩地，亭亭独立，是村里的一道风景，走进村子就会被它们的张扬所吸引。

南沟里有石头，是玄武岩的黑石头，大大小小，星罗疏布。大的如牛卧伏，小的似羊散牧。不知道这些石头如何而来，有的明净光滑，有的青苔覆盖。明净光滑的石头让人浮想年代的久远，日月侵蚀；青苔覆盖的石头让人看到现实的见证，风雨蒙尘。大自然的造化神奇莫测，历史的风雨烟云总是展现在大地上，令人费猜费解。

南沟里还有一片河柳地。河柳没有树干，是一丛一丛长在地上的茂盛的枝条，这些枝条和柳树的枝条一样，有细细长长的叶儿，却是密密的枝条争先恐后地向地上冒，不倒垂而直长，柔韧而挺竖。河柳被南沟的泉水常年地浸润着，像是种的韭菜，割了一茬，还会再生出一茬。河柳是宿根的，随用随割，即使是冬天，没有收割的河柳也倔强地站立着，春天到了，也像其他树木一样，又婀娜婀娜地充满了生机。河柳有什么用处呢？它能做多种多样的柳编，像生产用的大揽筐、四系的筐子、两系的篮子、驮东西的篓子、盛东西的筐箩等等，更有心灵手巧者，还能编出许多日常用的工具和器物，比如鸡罩、兔笼，比如簸箕、筛子、箩头……还有许多精致的玩意，我说不上名字。村里有几个柳编的高手，他们争相展示着聪明才智。

南沟总共不足半里长，西头被一条村路截住，西高东低，但很平缓。东头左右拐连接着南界沟，南界沟很宽，又有一道洪水冲沟，沟上是大片庄稼地。两沟相交处也连接着一条村路，南沟流下来的泉水便依傍着村路向下流淌，漫过水坡地，汇入了桑干河。

南沟最让我留恋和难忘的是，它是我人生之初的玩耍地，拔兔草、捉迷藏、采蘑菇、摘杏儿、打群仗、掏胶泥、耍土土……儿时的足迹洒满了南沟。耍土土

赏蝌蚪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游泳。等到家大人嫌脏骂了，便再放回到泉水里，有时候就残忍地喂了家里养的鸡了。蝌蚪在不断长大，尾巴也在变粗变长，大约长到大豆大小的时候，又会在前前后后的肚子下边，先是长出两条后腿，接着长出两条前腿，这时候就从水中到了地上。先是爬行，然后就开始蹦蹦跳跳，蹦着跳着，还带着凸凸的尾巴。草地上和庄稼地里，便三三五五地，成群结队地蹦蹦跳着小青蛙小蛤蟆，一不小心，就会踩在脚下。尾巴很快退化，渐渐地，渐渐地，变成了大蛤蟆、大青蛙。每到夏季，南沟里蛙鼓声声，蝉鸣阵阵，此起彼伏，像是交响乐，热闹非凡。夜静的时候，声声入梦。

在南沟，最有趣的是玩打仗。那时候没有什么好玩的，精力又很旺，我们便在南沟里疯跑瞎窜。南沟的南坡树木葱茏，坡面很陡，又有几处洪水的小冲沟，爬上沟顶，是生产队的场面，平展而广阔。在南沟与南界沟的相连处，有一个大湾子，湾子里崖崖岔岔，土丘突起，曲里拐弯，树木掩映，地形很复杂。在湾子的中间，突兀着一个独立的大土丘，仿佛一个岛屿，我们叫它南沟疙瘩。土丘几乎是四面陡立，想要上去只能从东面一处可以攀援的豁口爬上去。但爬上去上面也是平展展的。豁口处有一个洞穴，不知深与浅，谁也没

敢进去过，相传有怪兽出没，很吓人，可我们玩闹起来，胆子也就大了，啥也不怕了。我们自封司令军长，各自带着队伍，蹿上跳下，游击作战，玩打仗。武器是自制的木头的、纸编的手枪，长枪则是树枝木棍，每人头上戴着一顶用野草和杨柳树枝编成的掩护圈，“冲啊”“打啊”，大呼小叫。跳沟崖、爬沟坡、窜沟湾，抢占山头，占领地盘，占地为王。每每玩过一场，论成败，议得失，夸英雄，赞胜利，总结胜败经验，谋划下一场战役，准备伺机再战，好不过瘾。应该说，南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乐园。

南沟仅仅是我故乡的一道小沟沟，不宽不长，静卧在村边。但它是自然的，历史的，时光的，而且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是生机勃勃的。但在1989年，一场地震，我的故乡被毁灭于一旦。天命之年，我追寻故地，南沟是依然存在着，但泉水不见了，茂密的树木不见了，河柳地不见了，绿绿的沼泽地不见了，青蛙和蛤蟆不见了，沟也没有过去那样深了。岁月推移，沧桑变迁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今的南沟，好像更没有过去长了，一眼望到头，沟崖灰秃秃的，沟坡也不是那么陡了，沟里荒草萋萋，只有大大小小的玄武岩黑石头，虽被野草和风尘所掩藏，但还倔强地坚挺着，仿佛还在支撑着什么。站在沟口，我不禁怀念过去的南沟，忆起儿时的欢乐。